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雙鳳奇緣  
第五十九回 深宮夜坐苦怨漢王 浮橋燒香悲訴求神

詩曰： 同攜玉手並香肩，送別哪堪淚滿天。

勒馬未離金殿角，銷魂先被美人顏。

話說昭君叫聲：「御弟，奴算起來，在世日少，終要別你。少不得番王打發你回朝之日，望將奴魂帶歸故土，奴在九泉斷不忘恩。這句話兒切記在心。」說畢，放聲大哭。王龍再三勸慰道：「娘娘不必傷心悲苦，且保重御體要緊。」正在宮中敘話，忽見正宮差了內侍，送燒香日期到來，嚇得王龍急急告別出宮。昭君吩咐御弟一聲小心在意，王龍答應而去，不表。

且言昭君接到禮部擇的燒香日期，上寫：「次日乃黃道吉期，請駕出行。」看畢，知道生機日短，死期將近，免不得暗暗傷心，假作笑容回言：「知道了。」打發正宮內侍去後，獨自進房坐下，仰天大哭道：「奴的生路，只有今日一夜了，明日到了浮橋上面，番王呀，哪裡為你燒香了願，分明是奴的終身結果了，你還癡心想奴結成連理，只怕你還在夢中呢！實不是奴家過於無情，奈名節攸關，豈能失身番地？」正在悶想苦楚，忽聽遠遠一聲響亮，譙樓正打初更，昭君長嘯一聲，吟詩一首：

月掩浮雲少跡蹤，因何此日不相同。

嫦娥若把昭君妒，羞對蓮花寶鏡中。

吟詩已畢，又想：「奴與漢王若是無緣，如何夢裡相逢，許了婚配？未滿一年，好好鴛鴦拆散兩地，有緣要算無緣了。且住，堂堂大國皇帝，尚且不能庇一妃子，何況民間？故出許多奇怪事，成為話柄。哎，漢王呀，這是要討昭君，你就輸心服意送與外邦，若是要你的江山，難道也讓人不成麼？這般庸弱，還做什麼人君，管什麼萬民？總之，漢王你怎忍拋撇奴家，全無一點夫妻之情，奴還思想他做什麼呢？」正在細想，又聽鼓打二更，吟詩一首：

遙憶君王不動情，綢繆不減惜惺惺。

算來指望千年合，怎奈今朝獨苦吟。

吟詩已畢，又想：「父母俱已年老，膝下無子，還幸生奴姊妹二個，招個女婿，奉養終身，到老有靠。不料遇見對頭，父母為奴遭刑，又遇假旨，為奴充軍，受盡千般之苦。及一旦身為國戚，也算否極泰來，不知女兒又遭此不測之禍，害得父母終日思想，免不得要生出病來的呢。爹娘呀！譬如當日未曾生這個女兒，也可置之度外了。且喜眼前還有妹子，諒已成人，父母切不可又貪富貴，似奴這個女兒，分明送入火坑去了，今生今世要見女兒之面，是萬不能了。」想畢，放聲大哭。又聽譙樓正打三更，已交半夜，只是跌足捶胸，連叫：「罷了！」悲悲切切，又吟詩一首：

淹滯番邦十六春，朱顏易改白如銀。

光陰久戀浮生地，怎辱奴家不壞身。

吟詩已畢，又想：「御弟王龍，身陷番邦一十六年，受了許多苦楚，思了無限家鄉，撇下三宿妻房。他在背後不知落了多少眼淚，他的苦楚，與奴一樣，向誰人告訴？他見了奴，也是可憐；奴見他，也是傷心。」昭君正想之間，又聽譙樓已交四更，昭君見光陰漸漸短了，心內猶如小鹿亂撞，因再吟詩一首：

歎息我生竟不辰，生平有志未曾伸。

隨波好似浮萍草，兩兩風風傍海濱。

吟詩已畢，未免十分悲苦，大叫一聲，昏迷在地，只嚇得外面伺候的宮娥，急急進房救醒，叫聲：「娘娘休要悲傷，天已不早，請安置養些精神罷。」昭君甦醒過來，點一點首，吩咐宮娥們：「且去睡吧。」宮娥答應出去。昭君打發宮娥去後，又聽譙樓鼓打五更，只急得昭君魂不附體，因作斷腸詞一首：

千金體，都休說。傍妝台，鏡光裂。兩國兵戈不

休歇，累得嬌容葬魚鱉。苦相思，心硬咽，滿腹愁腸

淚出血，無由一面吐衷情，忙把行李多打疊。憶漢王，

苦拋撇，全無片甲一兵臨，辜負青春好時節。

吟了斷腸詞已畢，忽然想了一會，後笑起來，又吟詩一首：

羞煞番君太冥頑，來朝空想結鴛鴦。

渾如江底撈明月，枉做三春夢一場。

吟詩已畢，兩淚交流，痛哭不止。又聽得鐘鼓齊鳴，天色漸曉，只得對鏡梳妝，心如刀割。可憐數年不曾對鏡，但見鏡內照見自己容顏不改，苦苦叫聲：「昭君呀，多為這容貌喪身，好不痛殺人也！」又吟詩一首：

對鏡梳妝似月圓，番王定計卻無緣。

貞心一點人難識，怎免芳軀赴九泉。

吟詩已畢，正才梳妝完備，只見番王駕到西宮，叫聲：「美人，燒香起駕罷。」昭君一面迎接番王，一面回說：「候駕多時了。」番王大喜，吩咐內侍擺駕，同娘娘燒香去者。內侍領旨。昭君此刻苦在心頭，假陪笑容，同了番王坐上玉輦，出了宮門，早有眾文武伺候午門，一路隨行。出了番城，已到白洋河口，但見水勢連天，波濤滾滾，昭君便同內侍道：「洋中可有什麼景致？」內侍跪下奏道：「啟娘娘，此地天連水、水連天，並無船隻往來，又無廟宇創建，惟有汪洋大水，一望無際，今日新添一座浮橋，就是景致，別的景致一些兒也沒有。此橋造的高而又險，上去有些害怕，娘娘走上去，很費力呢，何必定在此處燒香？」未知昭君聽說，怎生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